

目 录

- 回忆片断.....魏 西 (1)
- 公安革命斗争的点滴回忆.....樊哲祥 (11)
- 回忆点滴.....宋一平 (22)
- 我在公安一段工作的回忆.....陈 然 (23)
- 公安之战.....刘达五 (26)
- 我随贺龙北伐到公安.....张应祥 (29)
- 我所知道的公安之战.....刘云安 (33)
- 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县农民运动..... (35)
- 公安的秋收暴动..... (43)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公安县党部..... (49)
- 我所了解的一九二七年南平
 声讨蒋介石罪行大会的情况.....陈吉甫 (52)
- 三〇年贺龙三到公安..... (54)
- 日寇六次轰炸公安县城纪实.....唐昌泰 (58)
- 日寇侵犯县城南平简介..... (61)
- “三省桥”惨案..... (63)
- 解放战争时期的佑圣观地下联络站..... (67)
- 智过江防、深入公安、稳定上层、迎接解放.....彭裕汉 (72)
- 公安县城南平的解放情况..... (78)
- 公安解放时公安人民支前委员会.....高生仲 (81)
- 公安解放时国民党县政府军政人员的动向.....胡卜典 (84)
- 我所了解的谭济川同志.....陈吉甫 (89)

公安县党的缔造者——覃济川	(92)
遗嘱铭心中	易俊法(103)
永生的怀念	涂志珍(105)
难忘的往事	代兰英(107)
孙春如的经商史	(109)
如此发迹的肖家福	(111)
杜卓臣的发家史	(113)

回忆片断

魏西

我原名彭传华，又名彭铭西，后因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化名魏西。解放后，组织上曾叫我恢复原名，但许多老同志都叫惯了，只有仍然叫魏西了。

童年烙印

一九一四年，我出生在公安县麻豪口一个农民家庭里。听我父亲讲在我祖父时代的麻豪口，地广人稀，芦苇丛生，江北和湖南的一些失掉土地的农民逐渐到这里开荒打草，建成了垌子。旧社会，只要哪个地方开辟出了新的土地，封建地主的剥削就会接踵而来。麻豪口这一带，以其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创造出了一时的繁荣，同时也养肥了一小撮地主。麻豪口以东，邱家是一霸，麻豪口以西，谢姓又是一霸。他们和官匪勾结，倚仗权势，对贫苦农民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肆意进行侵占。那时，水灾频繁，新开出来的田地，由于水淹后的淤积，界限就不很分明了。就在这时，地主恶霸打桩为界，结草为标，将广大贫苦农民年复一年开垦的土地，占为己有。我家的土地，也就是这样丧失的。打官司也打不过那些豪绅地主。我的祖父和父亲两辈人，开了几十年荒却只有二十来亩低湖田。父辈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希望家里出一个文人，免受地主豪

绅的气。我的父母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积蓄了几个钱供我读书。我在七岁的时期，就入了私塾，不久，发生了一件事，至今还有深深的印象。一天，反动的区政府把我父亲抓去了，说是抗拒交钱粮要坐牢，这一下，可把全家人都吓慌了。母亲只得跑回娘家，东拼西凑借了十块钱，给姓邱的区长送了一些礼品，还说了一箩筐好话，父亲才被放出来。放出来时他们还限期要我家补交多少钱粮和捐税，不然就再关起来。我的父母亲就是在这样的贫困忧愁中惴惴地生活着，他们常常把不幸的经历和遭遇灌输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激励我奋发读书，同时也在我的心田里埋下了一颗仇恨地主、恶霸、官府的种子。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打到了麻豪口，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这个小镇，还是比较繁荣，商家林立，手工作坊也不少。北洋军伐有一个中队，长住在这里。他们白天是军队，夜晚便是土匪，百姓深受其害，对他们恨之入骨。北伐军是十月的一天清晨打进麻豪口的，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就迅速缴了北洋军这个中队的械，平日作威作福的北洋军，现在龟缩成一团，被枪押在一边。那时，我已十几岁，都也感到出了一口气。在追击北洋军的溃散人员中，北伐军一个班路过我家，在我家休息了一会，就对我们进行宣传，有一个官长模样的人给我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我第一次听到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不信菩萨，要信三民主义等这样新鲜的东西，思想上涌起了波澜，“革命”二字在我头脑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北伐军占领麻豪口、斗湖堤不久，随即进军沙市，在麻豪口只留下了一支小部队。在北伐军的推动下，乡村里兴起了农民协会，我的父亲还担任了村里的农民主席。

读 革 命 书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公安县革命者的活动也频繁起来了，一九二六年九月，麻豪口成立了一所高等小学校（后来也叫过列宁小学）学校不收学费，老师讲课通俗易懂，教室里悬挂马克思、列宁的像。教我们第一堂课的是易良钧老师，他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那是开学后的第一天，讲的是如何才能救中国，易老师说：“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指着马克思、列宁的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主张，就是穷人起来革命，推翻富人的统治，他们的思想言论简称马列主义”。有人问：“马列主义理论有多少呢？”易老师说：

“可以学习一辈子，也可以在两个钟点内粗略加以概括。如果要把它简单化，四个字就可以包括”。他还要我们猜是哪几个字？我们几十名学生都猜不着，他就告诉我们说：“阶级斗争”，这就是马列学说的核心”。接着易老师又告诉我们什么叫“阶级”，他把麻豪口周围的谢博民、廖汉庭、邱在中、邱炎武这么一批名字点出来，说他们一不同姓，二不同宗，但他们欺压、剥削劳动人民都是一样的，他们是一条线上的人，在社会的上层而广大的劳动人民是被压之于底层的。接着又告诉我们什么叫斗争，他说有的人受压迫剥削而不恨地主豪绅，反而说是命中注定，一味采取忍让态度，所谓“斗争”，就是要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劳动人民要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作斗争。易老师讲的是那么吸引人，五十多年过去了，易良钧老师讲课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我在麻豪口高等小学受了八个月的教育，在共产主义思想启蒙教育下，我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我的思想上萌发了只有革命，才有自己的出路的想法。

不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公开叛变而失败。反革命的屠杀从城市到乡村，血雨腥风遍布全国。麻豪口的农会，工会等革命组织随着白色恐怖的到来而解散了。曾经被北伐军吓跑的谢博民、姬兆远等土豪劣绅也随着扬森匪部趾高气扬地回来了。他们一回来，就恢复了反动的区团防，成立清乡委员会，勾结反动军队进行清乡。我们的老师易良钧也被敌人用马刀活活砍死。我还亲眼看见尹泽彪同志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示众，陈尸麻豪口桥头，三天不准收尸。革命者壮烈牺牲，使我对反革命愈加仇恨，我开始懂得革命的不易，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我要为死难烈士报仇。怎么报仇呢？学校里的教育，使我懂得了还是要奋斗，我怀着满腔仇恨，暂时回家扛锄扶犁，从父劳动，在沉默中寻找新的出路。

新的起点

在从事劳动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地主姬兆远家的长工扬茂新同志，我和他相识，是我人生道路的新起点。

因在湖里打草经常同扬茂新相遇，渐渐熟悉了。在同他谈话中我觉得他不错，可以作为一个朋友往来，他也很接近我，并知道我是一个正在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当我谈到穷人没有出路的时候，他就问我要什么样的出路？我沉默地望着他，觉得很奇怪。他接着就说，出路是有的，就是看敢不敢奋斗。我那时还没有认识到新的革命形势，在经过反革命大屠杀之后，劫后余生，留下来的一些地下党同志现在又开始活动了。同他一经接触，往来就很多了，他说他只读过三年书，我觉得他比我读十年书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眼光远得多。他每提一个问题，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后来才知道他原是少共江陵县委

书记，因为他年纪很轻，在他那个地方，也不太红，红军长征时，组织上把他留下来，作为红军离开洪湖后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在扬茂新同志的帮助下，我看到了新的希望，精神为之一振。

这时，麻豪口又来了一个叫廖果生的老人，住在我的同学河东开条木行的欧阳幼珊家里，他和阳家有点亲戚关系，说他是教私塾的，五十多岁了，身体不大好。通过几次交往后，我觉得这个老师很有学问，和我原先的私塾老师不一样。以后才知道，这个老师原来是湖北一带地下党负责人。当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准备长征的时候，这位老人体弱多病，不能随军行动，湖南地下党就把他安排来到公安农村隐蔽。廖老师和老伴带上孙女秋伢子在麻豪口附近的农村周云庭家中隐居，以后又到欧阳幼珊家里去住，同他联系的是周进前同志。

一九三五年间，同国民党闹了矛盾的谢博民（毕业于英美教会办的武昌文华大学），闲住在家，思想十分空虚，我们的党组织通过欧阳幼珊的关系，把廖老师介绍给他，并提出创办一所私立中学，由他担任校长，谢才乐意接受了。在廖老师的具体组织和我们的联络下，学校很快办起来了，分初中部和小学部，初中部十七、八人，小学部三四十人。校名是廖老师取的。名谓“自强中学”，“自强”就是勉励青年人自强不息的意思。廖老师讲授语文课，都是选学左联办的刊物上刊载的鲁迅和巴金的文章，后来还接着给我们讲唯物辩证法，廖老师自己还订了几十种进步书刊，作为同学们的课外阅读之用。在廖老师的教育下，我的革命觉悟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九三五年十月，经扬茂新、高开国二同志介绍，我在自强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就有了第二生命。这时公安和麻豪口一带党的负责人是扬茂新、高开国和一个叫邓矮子的人。

我在自强中学读了一年书，思想境界开阔多了，放寒假后廖老师动员我不读书了去参加工作，我征求扬茂新同志的意见，他恳切地回答说：“你听他的话错不了”。不久，由廖老师出面，请校长谢博民帮忙，公安县第七初级小学（斗湖堤小学）给我下了聘书，在该校任教，从此我就离开了自强中学，走上了社会。

投 身 革 命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接到公安县第七小学的聘书。校长是湖南人名叫陈又新，也是经常到自强中学去听课，向廖老师请教的一个校外门生。这个人思想上是倾向革命的，年纪比我大十多岁，一看到是他的聘书，我就觉得胆子大了一些。我拿了聘书就去见廖老师，廖老师要我早点去报到，并说：“陈又新会帮助你的，他是一个好校长，有事业心，你们会合作得很好的。”并告诫我“工作要勤奋，处事要谨慎”。临走前，扬茂新同志和我分析了到斗湖堤的有利条件，并交给我三个任务：一是斗湖堤地处大江以南是沟通沙市上下的交通要道，第七小学要成为我党的秘密联络站，这是最好不过的地方。还要深交两、三个知心朋友，必要时，招待我们过路的同志住宿。二是要开展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三是谨慎地、个别地发展党员。我在七小工作了一年，扬茂新同志交给我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党的工作在斗湖堤扎下了根，发展了党员。统战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知心朋友也有两、三个。扬茂新同志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为了把工作向面上展开，后来利用统战关系，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把我调到孟溪小学任教。在去之前，扬茂新同志向我指出了孟溪地区的重要性，说孟溪是公安同洪湖、鄂西两个老苏区联系的一块跳板，又和湖南津市接近，在这个地方建立

我们党的组织，是非常必要的。他要我用在斗湖堤的方式建立党的组织，在孟溪小学，我集中精力工作，在学生家长中，物色了成份好，年纪轻，思想单纯的对象，三个月发展了三个党员，把党支部建立起来了。三个党员中一个叫聂文安（裁缝工人），一个姓袁的，还有一个姓肖的。五月末，扬茂新同志来孟溪告诉我，江、公、石地下党的同志最近召开了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并决定要派人到红二方面军去联系，并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茂新同志说，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派你去。扬茂新同志说完话后，就紧紧握住我的手问：“去延安有胆量没有，有困难没有？”刹时一股暖流流遍了我的全身，我惊喜交加，党组织把这样的重任交给我，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喃喃地说：“我能行吗？”扬茂新同志热情地说：“能行”大家都认为你能完成这个任务！”我想，这样重大的任务，组织上派我去，是对我极大的信任。扬茂新同志过细地给我交待了向党中央汇报的具体内容及联络办法，又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带着体温的六块银元，放在我的手上说：“这就是组织给你的路费，不够自己再筹一点。”我紧紧握住他的手，热泪盈眶地说：“请党放心，我讨米要饭，也要找到二方面军。找到党中央。”六月初，我以母病沉重为由，向校方请了一个半月假后，带着一口小皮箱，告别了家乡，辞别了同志们，踏上了奔赴陕北的征途。

奔 赴 延 安

我在斗湖堤上船直奔武汉，在汉口呆了两个晚上，买车票直达西安以后辗转来到耀县庄里镇（红二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红二方面军领导机关热情地欢迎了我，甘泗琪同志（二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欢迎晚会上讲了话，他首先说：“告诉同志

们一个好消息，**洪湖来人了！我们老家来人了！**”刹时掌声不断，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泪刷刷地往下流，好象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到会的同志们行了三个礼，我说我说不出来，只是兴奋，回到家了。这时掌声响成一片。第二天，我就向甘主任汇报，甘主任还帮我理了理汇报的头绪，写了一个提纲，第三天就向关政委汇报了。汇报的内容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洪湖苏区遭受大屠杀的损失情况这是扬茂新同志告诉我的；第二部分是党在白色恐怖中怎样组织党员、组织革命群众转移的，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生活着；第三部分是党组织从什么时候开始恢复和发展的？党组织在公安的现状以及江陵、石首、监利有多少党员和如何进行交通联络，怎么活动，经费怎样解决等。在向关政委汇报中，贺龙同志来了，他问：“哪一位是小彭呀！”我站了起来，他摸着我的头，问我有多大，我说：“二十二了”，贺龙同志说：“二十二了，我看你还是一个小鬼哇！”他把我的手握了很久都不放。我的汇报材料，二方面军很重视，还把材料打印了。过了半个月，甘主任通知我说：“这么远来了，还得到中央去汇报一下”。我和二方面军去延安学习的四十多名干部，在郭鹏同志，谷志标同志带领下，一道向延安进发了，二方军配给我们一匹骡子以致我们加快了行军的步伐。一个星期就到了延安，隔老远就看到了巍巍宝塔，激起了我对领袖的无限向往之情。

到延安后，我在第一招待所住下了。第二天，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洛甫同志到招待所来看望这里的客人，我也分享了这一光荣。第三天，中央组织部李富春部长通知我汇报了工作。李部长问得很仔细，每一个细小的情况都问到了。我深深感到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湘鄂西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在延安呆了一

段这时期后，中央组织部通知我说，我已经完成了向中央和二方面军汇报的任务，安排我到抗大十三队学习，以后和陕北公学第一期合并为陕北公学。在这所学校里，我聆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讲的“军事辩证法”在革命的熔炉里我受到了锻炼我得到了提高。

新的战斗

在陕北公学学习了四个月，我分配在新四军总部工作（新四军总部驻南昌）。这时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开始了中共湖北省委通过长江局把我从军部调到湖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湖北省委分配我到荆州、沙市，任中共荆沙地区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工委管辖公安、江陵一带，书记是罗来福，宣传部长是谭友林。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江陵、公安原有的党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审查。在省委领导下，我们对荆沙、公安的党员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以扬茂新同志为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在红军离开后，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肯定了他们的成绩，和党进一步加强了联系，恢复了他们的组织生活，同时也清除了少数不够党员条件的人。整顿后的公安党组织，力量还是相当强的。一九三八年二月，扬茂新同志被匪徒赵克光诱杀，公安党组织无人负责，我临时负责管了一个时期公安的工作。这年七月，省委批准了公安特支江陵县委和沙市市委的成立。我记得公安特支书记是彭桂泉同志，委员中有周进前同志。不久我就离开荆沙地区了，以后又回到荆沙地区搞了一段工作，但直接和公安的接触就不多了。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年代里，公安县的党组织始终领导了公安人民的革命斗争，不少志士仁人，为争取民族的解放，洒尽了自己的鲜血。公安的土地抚育了我，公安的革命者引导了我，

每当我想到这一切，回顾自己走过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心中涌起了阵阵波澜，我今年六十八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要和家乡人民一道，为“四化”而努力奋斗。

（魏西同志，离休前任武汉医学院付院长，本文初步整理后经他亲手修改而成）

邱佐基整理

公安革命斗争的点滴回忆

樊哲祥

成立农民协会 支援北伐战争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军贺龙的部队打到公安。公安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纷纷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帮助革命军带路、运输、做饭、搭浮桥、探消息、传情报、捉散兵游勇、维持后方治安，乃至拿起梭标、马刀，同北洋军作战，使革命军很快地打过了长江。

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公安的县、区、乡农民协会都宣告成立，计有县农协筹备处一个，区农民协会四个，乡农民协会七十二个，全县共有农协会员二万一千名（农协会员每户只以一人计算），每户平均以五口人计算就可以带动十万以上的群众。

除农民协会以外，还有各级工人协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等革命组织。

第六区第十一乡的农民协会是一九二七年一月成立的。那天早晨，我们三汉沱一带农民扛着梭标、马刀、鸟枪、羊角镢、三眼铳，以至冲担、扁担，高举三角形的、方形的红旗，冒着鹅毛大雪，从四面八方来到地主曾吉贤家门口的草坪上，那里搭了个会台。三声铳响，大会开始了。大会主席是朱守

万，他讲演时问道：“我们农民一年四季辛辛苦苦，总是吃不饱、穿不暖。那些土豪劣绅一不种田，二不做工，反而吃好的，穿好的，这是什么原因？”许多农民大声答道：“他们用租税剥削了我们，他们把我们的东西抢走了。”守万说：“对呀！所以我们要成立农民协会，团结起来打倒他们……。”讲完话后，接着用举手的表决形式进行了选举和通过了章程。守万被选为农协主席，郑启敬、朱先柱、宋延海、沈义海、朱守清等和我都是委员。会后，农协会员分东西南北四路游行示威，沿途呼口号、放铳十分雄壮。十一乡农协会址设在曾吉贤家里，每天有委员轮流值班，处理日常事务。

公安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们，大的跟着北洋军阀跑了，小的有些躲在家里不敢出头露面，有的假装正经，向农民说好话。农民协会清查了他们的帐口，宣布了他们的罪恶，并分别给了他们以写悔过书、关禁闭、罚款、戴高帽子游乡等处分。

随着农民协会的成立，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团、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军等武装组织。清乡、剿匪、打“棒老二”（由川军的溃兵结合而成，也就是土匪。因为他们拿枪的人不多，拿木棒的人很多，所以称他们为棒老二）主要是农民自卫团的事。全县的农民自卫团，从清乡、剿匪、打“棒老二”等作战活动中，曾缴获长、短枪约六百支武装了自己。抓烟馆抓赌场、反迷信、不准缠足、穿耳，主要是童子军的事。工人纠察队（在城镇才有）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农协的警卫和维持社会秩序。

在推翻了各级反动政权，成立了各级农民协会，实行农协专政以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打倒了，苛捐杂税、高利借贷被取消了，肃清了盗匪，就除了迷信，改变了旧的风俗习惯，巩固了北伐战争取得的胜利。

响应党的号召 举行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五月，湖南军阀何键部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四川军阀杨森部向湖北进攻，湘鄂西的反革命势力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向农民协会大举反扑。公安的土豪劣绅也开始兴风作浪。勇敢的公安人民为保卫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党和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在石首、江陵农民武装的配合下，曾与川军作战数次，湖南“清乡队”（挨户团）几次越境企图捕捉我农协委员长，都被击退。

六月，反革命势力日益抬头，党内右倾错误日益发展。在双重压迫下，农民协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均被解散，农民自卫团多数被迫编入团防（又称保卫团），党的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七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政府公开叛变，接着就大肆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是公安的人民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并没有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所吓到，许多共产党员和农协干部由公开转入秘密，由城镇转到乡村，利用郑公渡、陈祠桥、涂郭巷、黄山头、毛家港等处的柴林湖泊，继续坚持斗争，或者利用社会关系隐藏在团防里面秘密活动。

武汉政府叛变后，党中央决定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和叶挺、贺龙、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所属部队在南昌起义，实行土地革命。湖北省委根据中央决定，即指派干部分赴各县，恢复整顿党的组织，组织和掌握农民武装，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团结广大农民，作好暴动准备。

秘密农协是滩的外围组织（当时发展党员通常都从农协会员中吸收），它的成员是经受敌人白色恐怖考验过的积极分子和农会干部，他们大都同土豪劣绅有着深刻的仇恨，同劳苦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听党的话，非常勇敢，除贴传单标语、

打税务机关外，还能配合人民自卫团作战。

我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参加秘密农协的，八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经过是这样：一天下午，朱守万同志叫我天黑以后到他们学校里去开会，并说要严守秘密。夜晚陆续来到学校的有十几个人，因为保密的关系，相互之间都不准打招呼，天非常黑，屋里不点灯，静悄悄的，比以往农协开会要严肃得多。（当朱守万同志来到学校以后），忽然有人划燃火柴点了三柱信香，并把它插在一张方桌上的香炉里，借助火光可以看见桌子后面的墙壁上还贴有一张用方形的红纸作成的旗帜，旗上的字看不清楚。上香的人向我们小声说道：“入党仪式开始，现在由我代表大家向党宣誓。我已决意诚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敬读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服从纪律，永不叛党。”停了一下又说：“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大家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希望同志们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从讲话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我们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我们前农协主席朱守万同志。

公安县几个区的保卫团，大都是由农民自卫团改编的，虽然这时的成分有了变化，但其中还有许多人同我们党有联系，有的称自己为人民自卫团，拒绝接收保卫团的称号，因此党的组织比较容易恢复。

两湖的秋收暴动，原定九月十日（即农历八月十五日）同时开始，后来因情况变化，改为分区延期举行。江陵、公安为鄂西区的暴动中心。选择的暴动地点为江陵的重镇弥陀寺，九月二十二日由邹资生、樊学赐、杨荣祥等同志掌握的公安人民自卫团和党的另一些秘密武装共六百多人，以打土匪为名，沿虎渡河东西两岸向弥陀寺挺进，他们和江陵农民一道，于九月二十三日凌晨，进攻弥陀寺，歼灭了保商团一部。把卞永丰、

唐洪清、郑义顺等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劣绅的财产分给了贫民，散发了“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为死难农友复仇！”等传单和标语。从而在鄂西地区发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信号。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公安的农民武装从弥陀寺撤回县城和郑公渡、陈祠桥等处以后，湘鄂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马上互相勾结，调兵遣将，准备向我大举进攻。驻宜昌、沙市的敌第二军之三十七团开到弥陀寺、斗湖堤一带，驻安乡、津市的门炳岳师开到了永镇河、王家厂一带，对公安构成了包围突击的形式。公安的土豪劣绅也赶忙抓丁、派款、购买枪支弹药，扩充团防的力量，捕杀团防内部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为配合敌军的大举进攻作准备。但是从秋收暴动中受到了鼓舞的公安人民和取得了武装斗争初步经验的农民武装，在强大的敌军面前，却毫不畏惧，他们坚决抵抗，给敌人以有力回击。因此，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在公安形成了几个月的对峙局面。

一九二八年春，敌人的进攻开始了。旧历二月十八日，四、六、七、八区的反动团防共五百余人，分东西南北四路向陈祠桥逼近。对此，我人民武装早有防备，十八日晚，李金生同志率领武装先发制人，用突击的办法全歼了北路团防三十余人。十九日晨，西南两路团防同时向陈祠桥进攻，时值初春，稻田干枯。李金生等同志率农民武装预先埋伏沟边、坎下，待敌接近时，猛击敌人。敌人在我突然打击下，不知所措，溃不成军，纷纷向农强、朱家咀败退，我们又以猛烈追击把敌人赶过了虎渡河。两路敌人在渡河时争先恐后，互相践踏，被打死淹死者不少，反围剿战斗取得了很大胜利。唯杨荣祥同志对敌